

鲁迅
大辞典

LUXUN

DACIDIAN

《鲁迅大辞典》编委会

笔 画 索 引

总 目 录

一、前言	11	二、目录	11
二、编撰说明	11	三、正文	11
三、总目录	11	四、附录	11
四、笔画索引	11	附录一 纪念附册	1183—1294
正文	1—1182	附录二 鲁迅作品系年表	1249—1294
一、序言	12	附录三 汉语拼音索引	1—93
二、序言	12		
三、序言	12		
四、序言	12		
五、序言	12		
六、序言	12		
七、序言	12		
八、序言	12		
九、序言	12		
十、序言	12		
十一、序言	12		
十二、序言	12		
十三、序言	12		
十四、序言	12		
十五、序言	12		
十六、序言	12		
十七、序言	12		
十八、序言	12		
十九、序言	12		
二十、序言	12		
二十一、序言	12		
二十二、序言	12		
二十三、序言	12		
二十四、序言	12		
二十五、序言	12		
二十六、序言	12		
二十七、序言	12		
二十八、序言	12		
二十九、序言	12		
三十、序言	12		
三十一、序言	12		
三十二、序言	12		
三十三、序言	12		
三十四、序言	12		
三十五、序言	12		
三十六、序言	12		
三十七、序言	12		
三十八、序言	12		
三十九、序言	12		
四十、序言	12		
四十一、序言	12		
四十二、序言	12		
四十三、序言	12		
四十四、序言	12		
四十五、序言	12		
四十六、序言	12		
四十七、序言	12		
四十八、序言	12		
四十九、序言	12		
五十、序言	12		

笔画索引

一 画

一夫	(1)
一年	(1)
一洞	(1)
一觉	(1)
一般	(1)
一二八	(1)
一丈红	(2)
一九泥	(2)
一元论	(2)
一只手	(2)
一坛酒	(2)
一周间	(2)
一家言	(2)
一八艺社	(2)
一三杂志	(3)
一天星斗	(3)
一中全会	(3)
一月九日	(3)
一甲一名	(3)
一治一乱	(3)
一榻括子	(3)
一二九运动	(3)
一千零一夜	(4)
一天的工作	(4)
一立斋广重	(4)
一个人的受难	(4)
一个青年的梦	(4)
一尺布尚可缝	(5)
一九〇五的革命	(5)
一九三四年即景	(5)
一个平凡的故事	(5)
一个城市的历史	(5)
一个勤学的学生	(5)
一切文艺是宣传	(5)
一切斯拉夫主义	(5)
一双空手见阎王	(6)
一张字条的写法	(6)
一篇很短的传奇	(6)
一人得道鸡犬飞升	(6)
一九一九年大变动	(6)
一个活动家的记录	(6)
一女愿侍痼疾之夫	(6)
一夫多妻的新护符	(7)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7)

一手拿剑一手拿经	(7)
一手奠定中国文坛	(7)
一名之立旬月踌躇	(7)
一登龙门身价十倍	(7)
一群坏种要刊丛编	(7)
《一个农夫的生活》插图	(7)
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	(7)
一九二〇至二一年大饥荒	(7)
一九三二年中国文坛鸟瞰	(7)
一九三五年中国文坛的回顾	(8)
一个日本诗人的鲁迅会谈记	(8)
一个革命者的人生及社会观	(8)
一八艺社一九三一年习作展览会画册	(8)

二 画

二月	(8)
二心	(8)
二丑	(8)
二南	(9)
二姚	(9)
二三甲	(9)
二毛子	(9)
二心集	(9)
二诗人	(9)
二郎神	(9)
二十一史	(9)
二十八宿	(10)
二十九军	(10)
二十五史	(10)
二十四史	(10)
二三其死	(10)
二月革命	(10)
二六时中	(10)
二六新报	(11)
二次革命	(11)
二十四孝图	(11)
二叶亭四迷	(11)
二百卅孝图	(11)
二桃杀三士	(11)
二树山人写梅歌	(12)
二科美术展览会	(12)
二十四史通俗演义	(12)
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	(12)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12)
十月	(12)
十番	(12)

一 画

一夫 极端孤立的暴君。《孟子·梁惠王(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宋朱熹注：“一夫，言众叛亲离，不复以为君也。”鲁迅《故事新编·铸剑》写宴之敖者之歌：“夥颐连翩兮多少一夫。一夫爱青剑兮呜呼不孤。头换头兮两个仇人自屠。一夫则无兮爱乎呜呼！”又眉间尺头之歌：“民萌冥行兮一夫壶卢。彼用百头颅，千头颅兮用万头颅！我用一头颅兮而无万夫。”其中“一夫”均隐指暴虐无道的楚王。

一年 长篇小说。张天翼著。1933年4月1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列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五。鲁迅所藏为作者签名精装本。全书近二十万字，写一个小官僚的生活和他幻想的破灭。鲁迅于1933年5月5日购得该书一册，次年2月24日致曹靖华信谈到国民党中央电令上海市党部查禁一百九十余种图书的情况时，曾提及该书亦列入其中。并说：禁令一下，“书局已因此不敢印书，一是怕出后被禁，二是怕虽不禁而无人要看，所以买卖就停顿起来了。”后来正式颁布的禁令所列一百四十九种书目（《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未见此书名。

一洞 麻将牌中的一张，因正面刻有一圆形图案而得名。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述及上海文坛一些赶时髦的译者抢译苏联作品的“热心”迅速冷却的情况说：“到得第二本英译《蔚蓝的城》输入的时候，志士们却已经没有这么起劲，有的还早觉得‘伊凡’‘彼得’，远不如‘一洞’‘八索’之有趣了。”“彼得”、“伊凡”，常见的俄国人姓名。

一觉 散文诗。鲁迅作。初载1926年4月19日《语丝》第七十五期，发表时有副题“野草之二十三”。后收入《野草》。抒写在空袭之下“宛然目睹了‘死’的袭来，但同时也深切地感着‘生’的存在”的心境。鲁迅在《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谈到本篇说：“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的时候，作《一觉》”。《朝花夕拾·小引》也谈到：“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盘旋的飞机。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觉》。”

一般 综合性月刊。1926年9月5日创刊于上海。立达学会主办，夏丏尊、方光焘先后主编。上海开明书店发行。1929年12月5日出至第九卷第四期停刊。共出三十六期。该刊出版期间，鲁迅曾偶得寄赠，并在杂文、书信中提及该刊发表的一些文章。1926年11月该刊第一卷第三号刊载明石（朱光潜）的书评《雨天的书》，强调“想做好白话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并认为鲁迅等人的“白话文都有得力于古文的处所”。从予（樊仲云）在同期该刊发表的批评《彷徨》的短文中，说鲁迅的笔锋“颇多诙谐的意味，所以有许多小说，人家看了，只觉得发松可笑”，“使读者减却了不少对人生的认识”。鲁迅在《坟·写在〈坟〉后面》中反驳过明石的说法：“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

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并主张“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反对“在旧书里讨生活”。又在《而已集·略谈香港》中讥讽从予的观点，认为他并不能理解《彷徨》的创作意图和“苦衷”。该刊第四卷第四号（1928年4月）还发表过端先（夏衍）的《说翻译之难》，谈到当时翻译界一些误译的例子，其中对鲁迅译的《思想·山水·人物》中的一处误译有所辨正，认为“译书确是一种冒险”。鲁迅在1928年7月17日致钱君匋的信中曾说：“最近出版的《一般》里有一篇文章（题目似系《论翻译之难》）指摘得很对的。但那结论以翻译为冒险，我却以为不然。”

一二八 指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的事件。鲁迅著作中又称“上海事变”、“上海之役”、“上海的爆击”、“上海战”等。当时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的领导下奋起抵抗，使日本侵略军受到沉重打击。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并强令中国军队后撤，十九路军被迫于3月1日撤离上海，日军遂占领淞沪。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在一二八战争中，鲁迅所住北川公寓因处于火线之内，遂于1月30日下午举家迁避内山书店。2月6日又由内山书店店员镰田诚一送至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3月13日因海婴患麻疹，移居大江南饭店。3月19日迁回北川公寓。2月3日，鲁迅与茅盾等四十三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的文化团体及作家书》，号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屠杀”。鲁迅在同年2月22日、3月2日、3月15日、3月21日、4月11日、5月14日致许寿裳信，2月29日、3月20日致李秉中信，6月18日致台静农信，3月28日致许钦文信，4月6日、13日致李小峰信，4月23日致李霁野信，4月23日致曹靖华信，5月13日致增田涉信，3月20日致母亲亲信及《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引玉集〉后记》（《集外集拾遗》）中，皆谈及战争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市廛家屋，或为火焚，或为炮毁”的惨象及寓所受损、全家避难等情况，称其时“真有命在旦夕之概”。在《南腔北调集·火》中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从飞机上面扔下”燃烧弹、硫磺弹，燃起“上海一二八的大火”的罪行。在《且介亭杂文末编·“立此存照”（六）》中曾将一二八战事与“宋元明三朝的压迫，杀戮”相联系，认为“民觉醒于四年前之春”，这是摆脱数百年来形成的奴隶心态的契机。在《集外集·题三义塔》中就日本西村真琴博士持养“上海战后”遗鸥一事，表达中日“斗士诚坚共抗流”，“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心愿。对于此次战争，鲁迅著作中着重剖析其中暴露出的各种问题，以促进国人的“觉醒”。《伪自由书·战略关系》、《同书·对于战争的祈祷》、《伸冤》、《迎头经》中，都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妥协政策，说：指挥者“预定”的是一个“打败仗”的计划：“打是一定要打的，然而切不可打胜”，“刚刚适宜的办法是失败”，所以当局在“一二八”中只是“装出抵挡炸弹枪炮的姿勢”，而这也是对“国联”所代表的国际帝国主义利益的屈从。1935年2月9日致萧军、萧红信中又说：当局“要将‘一二八’‘九一八’的纪念取消”，是想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友”的表现。《伪自由书·止哭文学》讽刺“民族主义文学家”所写的《大上海的毁灭》说，该书“告诉读者”的是“胜利又不如败退”，“战败尤其好，上海之役，正是中国的完全的成功”；其用